

商城  
拾零

## 那一抹晚霞最美

李少军

冬天的傍晚,金色阳光洒满了黄柏山一望无际的群山。那笔直的水杉树很不情愿地脱下浓绿的盛装,在寒风中挺立着身姿,向人们展示她那从不弯曲的个性。

此时,在长竹园乡土门坳南面的山顶上,一位老人正在给水杉树除草。他一会儿瞅瞅他身后那高大的水杉树,一会儿又弯腰割草。

当地朋友告诉我,那是德顺老汉,是林场的一个老党员,今年76岁了,退休闲不住。20世纪90年代初,他唯一的儿子为了扑灭山火牺牲了。老伴前几年也去世了。他本来有退休金,不用劳动也可以过一个幸福的晚年。可是他放不下这一片水杉树的防火工作。他思念儿子,他儿子的坟墓就在这座山上。他每天上山一是护林、除草,二是来看看儿子,和儿子说说话……

我好奇,让朋友们在亭子里休息一会儿,我拿着相机向山上爬去。

我气喘吁吁地来到德顺老汉面前的时候,老人家正在用一条毛巾在擦墓碑。

“老人家,你好!”我朝他喊一声。

老汉回头看了看我,把毛巾放在墓碑上,向我走来。

他那古铜色的脸上,一双铜铃般的眼睛黯然无光。脸上布满了皱纹,好像记录了许多往事。有些弯曲的身体在寒风中显得单薄。

他目光迷离地看着我身上挎的相机说:“你不会是记者吧?上一次市里有个记者把我上了报纸,林场又给我开一个表彰会!我没有那么玄乎。”

“我不是记者,是旅游的。”我掏出一支烟给他,他连连摆手说:“这里是禁火区,严禁烟火!”

“你刚才擦这个墓碑是?”

德顺老汉说:“这是我儿子(冬子),30多年前的元宵节,有人上坟烧纸,引燃了大火。当时冬子当兵回来探亲,在扑灭大火时死了……”

德顺老汉沉默一会儿接着说:“这一大片山林是我负责的,这几年杉树供不应求。如果冬子还在,哎!这是他最喜欢这一片山林,我要把这些杂草全部砍掉,免得起火。”

德顺老汉有些激动,他在地上拿起水壶,咕嘟咕嘟喝几口水说:“冬子

虽然不在了,但我有退休金,我的生活很富裕,趁现在还能动,我要把这里的水杉树都补齐,杂草都割掉。也许明年我干不动了!人总是要死的,我要和冬子躺在一起看护着这些树林,听着山上的鸟语,闻着山里花香,看着这美丽的晚霞!”

他说得很平静,好比晶莹的雪花一片片落下来。我心里一阵酸,深感老人思念儿子的心情,也深感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!

于是我说:“老人家!你要保重身体!我给你拍一张照片?”

他摆手说:“不要拍,我怕你又放在报纸上了,我是个平凡人,哪有那么多要宣传的。再说,这都是我应该做的……”

我本来想和德顺老汉聊聊他儿子的英雄事迹,朋友打电话催我了,我只好和德顺老汉握手告辞。

朋友告诉我,德顺老汉十几年前是市人大代表,省林业劳动模范、林场先进工作者,曾获得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几十年来,经他栽的杉树就有几十万株,而且棵棵成活。他省吃俭

用还帮助过土门坳村两名困难学生上了大学。

他的事迹被市电视台和县电视台报道好几次,好多报纸都刊登过他的照片和事迹。

上个月他检查患了肝癌,在医院住了两天就跑回来了。林场党委多次劝他治疗、休息。他说,我的身体我知道……

听到这里,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,难怪他说,也许明年我干不动了。原来他知道自己病情。

我拿起相机想给山顶的德顺老汉拍一张照片,哪怕是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。

此刻,太阳正在下山,满山的杉树都笼罩在金色阳光里,我用相机仔细地搜索德顺老汉,根本看不到他。也许他正在弯腰割草,也许他坐在儿子的坟墓前正在和儿子聊天……

我的眼睛有些模糊了,我仿佛看到了德顺老汉在寒风中抚摸着那一颗颗笔直的水杉树。冬日的晚霞正照在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,那一抹晚霞最美!

## 八八九九相聚

张治

“八八九九”这个词我得先解释一下。我先生他们共爷的堂兄弟有10个,姐妹有10个。八八,就是兄弟中排行老八的奎芳哥;九九就是我先生俊芳,他排行老九。他们属“芳”字辈,因此他们兄弟姐妹起名字时,名字中都是“芳”字落脚。这么多兄弟姐妹,当年的爷奶儿孙满堂,该多高兴多幸福啊!

我跟彬彬是发小同学,上学期间我俩很投缘,是闺蜜。后来长大成人,我跟彬彬都嫁到了熊家,她嫁给了八哥奎芳,我跟老九俊芳成了一家,我俩顺理成章地成了妯娌。因为我们是好朋友,关系自然与别个熊家媳妇不同。我们之间无话不谈,亲密无间,可以互相打趣、吐槽,随便得很。八哥的母亲,我叫大娘,她生前看着我们跟彬彬关系非常好,曾亲切地以“八姐九

妹”来称呼我俩。记得在老家时,逢年过节都要回小武畈湾子中的老家,我们四个玩到一起,疯在一处。一起打扑克,一起聊天说说笑笑。

后来,八哥独自南下广东打工,后来凭着自己的实力、技术和人品赢得人心,带着一帮家乡的小兄弟们在广东清远建筑工地行业占有一席之地。八哥在清远已经干20多年了,现在小有成就。老家有房子,县城有房子,也有车。由于要照看一双儿女,彬彬在家带着一双儿女生活。儿女都聪明争气,前几年双双考上大学,现在女儿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,彬彬也大学毕业,现在上海工作。彬彬自然放松下来,便到广东照顾八哥的生活了。

彬彬来广东四五年了。平时我们都各忙各的,虽说开平离清远比较近,但是种种原因一直没见面,八九兄弟俩更是八九年没有见面了。但是彼此之间都很牵挂。上个月的某一天,彬彬说他们开车来开平,我高兴万分,结果八哥临时有工程项目要洽谈,来开平计划落空,直到7月16号他们才来开平。

他们当天中午11点多到开平,见面后兄弟俩都非常高兴。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小时候一些调皮淘气的往事。他们夏天时整天都漂在河里游泳,摸鱼抓虾,或上山砍柴,或到竹园刨竹笋,或到对面山上打枣、摘柿子等等。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先生讲

到他小学时逃学不成,被做教师的二姐抓住,他很生气就在地面上,用粉笔写:“打倒熊某某”几个大字。他自己笑着说:“那时候在地上写上这几个字,就像打击报复了一样,大快人心。现在回想,真是又好笑又好气又不懂事。”他们畅所欲言,说了很多很多小时候的事。随便聊聊,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,中午一点钟了,估计外面酒店都打烊了,只好在家煮饺子吃。

吃罢饭,我们就去立园看开平碉楼与村落。开平碉楼与村落是世界文化遗产,凡是来开平的亲们,时间允许我们都会带上亲人去看看。我们四个在立园前后转了一圈,左看看右看看,收获不少。从立园出来,我们又去了赤坎古镇逛逛。

7月18号,我们从开平出发跟随奎芳彬彬去清远再看看其他亲人。中午佛山亲戚吴方军热情招待,下午四点从佛山直奔清远。下午六点多钟到目的地。晚间看到了熊家大哥的儿子作昌侄儿,吃饭聊天时间过得很快。夜晚在彬彬安排的饭店住宿。我出门在外,老是择床睡不好,一宿没睡着,第二天幸好精神还好。早晨起来,他就跟八姐奎芳和泽银老爹联系。一会儿他们都来到彬彬处了。亲人在外地相见,格外亲切,我们坐在家聊聊天,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。中午奎芳彬彬请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香味俱全的清远大餐。

吃罢午饭继续聊天,或小憩一会儿。下午三点钟,我们从清远出发回开平。路途中,一辆小车停在路中,发现时已经很近了,幸好往右拐避开了一次险情。当时吓得我心惊肉跳,要是没有避开就是一个追尾事故,真是吉星高照。在水口下高速,结果走错道,走到拐弯道上,一错再错,再回头塞车厉害,一个水口走走停停居然一个小时,回到家已7点多钟了。

改革开放后,娘家和婆家的亲人,大多陆陆续续从老家走出来,远离家乡、远离亲人在外辛苦打拼,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着,奋斗着,都不容易。打虎还靠亲兄弟,上阵还靠父子兵。血浓于水,亲情不在乎距离的远近、时间的流逝。没想到几个亲人若干年后在广东清远相聚,这是年轻时候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。快乐的时光,总是很短暂。

这次亲人短暂相见相聚,格外开心,有说不完的话。祝福大家在外好好工作,努力挣钱,保重身体,平平安安,一切顺利。

